

山居散墨

袁昌英著

山
居
散
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獻詞

爹爹：

你老人家一生所留下來的印象是慈悲，是嚴肅，是樂觀。慈悲是你老的性格。嚴肅是你老的生活狀態。樂觀是你老的人生哲學。你兒希望在這些文字裏能表現你老的遺訓的萬一。

女兒
昌英跪獻

民二十六年春二月

引言

我這本集子包括七八年來在各種雜誌上——現代評論、獨立評論、現代文藝、及武大文哲季刊等——所發表過的零碎文章。這些墨跡，本來都沒有多大價值，用不着保存的。可是我總覺得人生如夢，七八年中比較有組織有形體的夢，總不願虛擲與時間。是以再三考慮之後，還是將這些的確絞過一番腦汁的東西，集成一個冊子，使我這毫不足道的渺小人物，在綿互的時間裏，丟下一片輕淡的痕影。

這集子裏面的文章，多半是在珞珈山上寫的，我無以名之，祇好稱爲山居散墨。

這集子祇包含論著、批評、隨筆三類，至於創作、翻譯及有時間性的文章，均未收入。這些文章，雖是粉筆生涯中，搶着時間來寫的，可是這裏所說的話，不是發於我性靈深處的見地，即是經過切實的考慮與研究而後下筆的，可謂沒有一句苟且的言論，一行不負責任的字句。這是我可以向讀者申明的。至於其他，那祇有「汗顏」兩字向讀者道歉了。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著者識於珞珈山

目次

論著

論戲劇創作……………一

沙斯比亞的幽默……………一四

文學的使命……………四八

墨特林的靜默論……………五九

跳舞的哲理觀……………六七

批評

法國近十年來的戲劇新運動……………七五

易卜生的野鴨……………九九

目次

安瑪斯·哈底……………一一七

皮蘭德羅……………一三二

讀王獨清君「詩人謬塞之愛的生活」……………一四〇

莊士皇帝與趙閣王……………一五三

爲莊士皇帝與趙閣王答彥祥先生……………一六四

歌洛克……………一七一

隨筆

巴黎的一夜……………一八五

毀滅……………一八八

琳夢湖上……………一九六

何迷斯……………二一〇

模朗吟教授.....	一一三
遊新都後的感想.....	一一五
再遊新都的感想.....	一二三
新春感言.....	一四三

山居散墨

論戲劇創作

近來研究戲劇，評論劇本的人數，漸如過江之鯽，不易指數；對於評論的標準，更是意見紛歧，莫衷一是。甲曰：著者擬陳述一義，可惜工夫不足，未能成功。乙曰：作者意在解決一問題，可惜理由不充足，未能圓滿論定。丙曰：此篇的劇中人物，言語行動，皆與常人相左，技術上未免欠周全。我們若認甲的標準是對的，作者儘可去著論立說，不必白耗精力來寫劇本。若乙的是對的，作者盍去寫科學論文，又何必白賣氣力來虛構事實？如丙的是對的，作者實可不必多此一事。人世間有的是常人，千千萬萬的生存着，還不足以供吾人的欣賞，而定要杜撰些人物以引吾人的啼笑？

但是創作必有創作的真意義，批評必有批評的真標準。

我們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爲何有人要寫戲，又爲何有人要看戲？看戲看到好時數千人的視線，如一把電光，集注在臺上，不讓那些由一人的腦筋所創造的人物的言語行動，絲毫逃過；而四周則有一種神祕的靜默籠罩着，彷彿此一時中天地間的一切，都集中在這數百尺方圓的屋頂下。這裏顯然有着一種性靈與性靈間的合作現象。這種現象，簡單言之，就是作者有一種非要人家看見不可的什麼，而觀衆又非要看見這什麼不可的了。此語的重要性不易顯現出來，如果不加上一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素來就不看見，而祇是望見。看見 (seeing) 含有賞鑑的意味，望見 (looking) 懷有目的的用意。我們平日之所以祇望見而不看見，則是因爲生命力，不息地逼着我們活動 (doing)。

人是一種活動的動物 (doing animal) 而不是觀看的動物 (not seeing animal)。我們是一種特爲生存而設的機器。我們的種族與個人的教育及訓練無一不是朝向這生存的目的着想的。誰家父母敢將兒女教成祇是欣賞的人物？當然不敢，祇要生來是人，他就非在生活的問題上注意不可。他非學一門本領去養活他自己及家屬不可。事實是：人生的基本意趣就是活動。我們爲活

動而生，爲活動而受教育與訓練。我們的五官心臟無一不是綿綿不息的活動着。原是一片蔭森清翠的森林地，到處泛濫着新鮮澄澈的空氣，多怡人！多悅目！然而我們的活動力不容它存在：非把工廠建築起來不可；非讓一陣陣龍蛇般的烏煙，從煙囪內滾出來，把原有的好空氣污穢化塵垢化不可。原是一汪清澄碧綠的港灣，魚蝦龜蟹，優遊自在的泳行着，多閒雅！多別致！可是我們的活動力不容它存在：非把碼頭築起來不可；非引起成羣結隊的船隻，踏來踏去，將原有的清水攪成臭水不可。原是少數人過着清閒日子的地方，雞鳴犬吠，鄰里相聞，多樸實！多自然！然而我們的活動力不容它存在：非把大都會建設起來不可；非把萬萬千千的人民關住在一個場所，過着地獄式的生活不可。你若追問人類爲何要這樣活動，這活動所引到的最後目的地在何處，那就無人能有一個確切的答復，因爲這祕密仍握在上帝的手中。

有人一定要說：活動固然是我們的天性，可是在活動時不也要看見嗎？視覺不是我們活動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嗎？

視覺固然是活動的重要條件，可是爲生存的目的而活動時的看見與我們不懷目的而欣賞

的看見不是一回事。前者祇可說是望見 (Looking) 而後者纔可說是看見 (seeing)。佛哀 (Roger Fry) 氏在他的視覺與繪畫一書內所說的一段話，雖是依據繪畫而立論的，卻於其他藝術，亦同樣有效。他大意說：

我們實際生活的種種逼迫是如此重大，竟將我們的視覺練成極其專門的一種機能。一種自然的經濟作用使我們祇看見非看見不可的東西。這所看見的卻委實不多，祇足證實或認明人與物而已。這部工作完結了；所證實了的或認明了的，都一一登記在我們內心的目錄裏面，我們再也不真正的看見它們了。在實際生活上，一個普通人，每看一物，無非將他內心經驗在四周物件上所貼的封條翻閱一下，並不再多看見別的了。一切與我們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多少戴上這樣一頂藏隱的帽子 (cap of invisibility)。

這頂帽子將我們四周的物件，多少掩蓋一部分，不讓我們看見一物的全體，因為我們為要達到一個目的而看一物時，用不着看見它的全部 (whole)，祇要看見它的幾種品質 (attributes) 就够了。譬如，一個普通人看見一隻老虎。在他逃避時，或舉槍描擊時，他祇注意到它的猛力、兇惡及

吃人的習慣。至於它的皮毛的粗細、顏色的配合、耳朵及尾巴的式樣，它整個的形態，是不會注意得到的，並且也無須乎注意到。所以凡與我們生存有關的活動所看見的，祇是事物的幾個品質。至於真正的看見，欣賞的看見，是不懷目的的，是爲物體的本身而去賞玩的。這種看見是看見事物的「實在」(reality)。懷目的看見祇是「望見」事物的「真理」(truth)。「實在」與「真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關於「實在」的論說，是由分析「實在」爲各種品質的結論。我們的智慧祇能求知「真理」。至於「實在」不是僅僅智慧所能求知的；還必有天才直覺等的助力，纔能見到的。

人是一種活動的動物。但是活動要有些什麼條件？第一、有活動必有結果 (consequence)。其實「望」(有目的的看)就受結果的限制。「望」純爲着要活動，要做一樣事，纔望的。既然做了，就當然有結果。第二、活動必有接觸 (contact)，因爲活動必是做一樣事體，在做的程序中，接觸是免不了的。第三、活動必有詳盡的知識。若對於一事沒有詳細的了解，那事就無從做起。這三個條件是活動時所必需的。但是在欣賞的程序中，這三個條件都不存在了。欣賞的看是無結果、無接觸，且

不必有詳盡的知識。這裏顯然包含着時間或空間遠隔的意義。所以我們對於別時異地，容易發生欣賞；對於現時現地，容易發生鄙視。譬如提起我們日常所見到的武漢，我們心中發生不了多大的興奮；若是談及巴黎、雅典、羅馬，我們心中就不免浮起種種幻想。這是空間隔離的影響。時間的隔離也一樣有關係。假如有人忽然長嘆曰：我的現在！我們必定愕然相視，以爲他的神經有些錯亂。可是他若長嘆曰：我的幼年！我們一點不吃驚，似乎一個人的幼年自有可玩味，有令人不堪回首的意境。我們對於一件事物缺少詳細的知識，也能增加我們欣賞的程度，因爲這種缺陷可以免除我們去看見它的用途與品質而去作那種懷目的「望」。所以凡與我們實際生活關係愈遠，接觸愈淺，而我們又無詳密知識的事物，我們愈能欣賞它，愈覺得它有意義，因爲可以見到它整個的「實在」。人生最不可解的是死，而那種時間與空間的隔絕更是不可挽救，所以死的意義最深。我們對於一人任如何嫉恨、鄙視、或愛慕、崇拜；祇要他一死，一切都變了顏色；他所留下的祇是一個整個的印象，及他一生所表示的意義。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如將一人置於一種不能「望見」的情形之下，他就會自然的欣賞起來。

但是欣賞究有何意義與價值？普通講起來，價值原有兩種說法：一是用途的價值，一是本身的價值。由前者而言，一物本身無價值可言，祇對於另一事有用處。一輛汽車除了能很迅速的將你送到一處以外別無價值可言。一枝筆除了能使你寫字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價值。就後者而言，一物自身就有意義，用不着與別物發生影響。英國有一個政治家曾說：「世間最無用的學問卻是最好的學問。」這似乎是一句很奇怪的話，卻再真實也沒有的了。一個愛談諧的人曾禱告曰：「願上帝祝福高深算學，使它永遠於人無用！」這似乎是一句笑話，其實亦是再有意義不過的了，祇有近世物質主義籠罩一切的時候，纔以為可笑。事實是：世間有許多事物是有獨立的價值，不倚他物為用的。你如問一人：「他何以要生存？」他必曰：「誰也要生存，生存是人的本性。」這就是說，生命本身是有原有的價值與意義。生着總是好的。任你如何窮病潦倒，你也是要生着的。生命中有許多經驗是有這種原有價值與意義；並且生命本身的可貴，也就因為有這些無上的經驗。欣賞就是這些可貴經驗中的一種。讀一首好詩，觀一幅美畫，賞一片佳景，看一齣動人的戲，豈不是人生值得的經驗？

就上面所說，欣賞是可寶貴的一種經驗，欣賞是無結果與接觸的，因為若有結果與接觸，我們

就有顧忌，就不能盡情賞玩。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的討論那「不必有詳盡知識」的問題了。我們要欣賞一事物，當然對於它要有相當的認識，可是所認識的，不是它的「品質」而是另外一樣什麼。「品質」領我們見到它的「真理」，這另外一樣什麼領我們見到它的「實在」。我們說青年可愛，因為青年有無限的前途，無限的未來。他的種種的可能性，都在我們的幻想中放着異彩光明。這裏可謂毫無認識的可言，因為誰也不能知道未來，完全祇是幻想的作用了。但是一個白髮銀鬚的老人亦有其可欣賞的所在。這裏就不能說沒有知識了。不過這知識是幻想中的歷史，不是詳盡確實的歷史。如有人要你將一個老人一生所經歷的職業，所住過的地點，及其確實的日期，詳細的說出來；你一定覺得這與他為老人所表現的意義，簡直不相干；不特不相干而且很相反，因為正如迷戀於一片美麗的風景之中，是一回事，坐下來將這景中所有的動植物及其地質的構造記載下來，又是一回事。老人所代表的意義是「實在」，他的確切歷史是「真理」；美景所表現的是「實在」，其中的動植物及地質是「真理」。「實在」是由幻想的深遠活動所見到的一種本性（quality）不是其中某物的本性，而是當前各物綜合起來所產生的一種本性。這種幻想的活動

是如此的深而且遠，簡直出乎尋常理智能力之外。所以「真理」可由，且必由「實在」而來；但是「實在」的眞質 (true substance) 卻不能祇由「真理」而得。

是以在欣賞時，重要並不在知識本身，而在於已知者之上，再覺悟到種種知識的可能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knowledge beyond what is known)，就是由已有的知識領到一種神聖的愚昧 (Divine ignorance)。「知識應是最能促進愚昧」似乎是一句很奇怪的話，卻是一句眞話。「一個人的智慧，不應以其知識之範圍而定，而應以其愚昧之度限爲準，」亦是很好玩的語句，因爲一切眞知灼見必引到一個更爲遠大的愚昧的境地。眞知識與假知識之分，即在能與不能促進愚昧之別。藝術家最可寶貴的莫過於「想象」(vision)；「想象」卻祇能在愚昧的廣大範疇中工作，雖然它或許須要相當的知識做一個起點，正如飛機的用武地本在空中，然而陸地卻不可少，因爲沒有陸地，就無從出發。真正偉大的科學家，亦有此種想象的境界；他的愚昧的廣大範疇或許橫亙在星宿之間，或許在原子與原子之間。天邊不必是界限，而是更進一步的起點，於科學家與藝術家都一樣有意義。

現在我們可以結論欣賞的意義了。第一、欣賞本身是一個目的，而不必在實際生活的用途上有立腳點。欣賞有它本身的價值。第二、欣賞是「實在」的見到而非「真理」的認識，是「整個」的領略而非「品質」的了解。第三、欣賞不能運用智慧，智慧祇可論斷「真理」與「品質」至於「整個」與「實在」祇可由幻想的深遠活動傳達出來。第四、欣賞雖是由觀看某一件或多件事物而起，而所見到的卻非事物的本身，而是對於這些事物的一個概念，一個由幻想的深遠活動所產生的意境。

這個概念或意境，在美學上，名稱極多。摩根 (Charles Morgan) 在他的戲劇幻覺一文內稱為「幻覺」(illusion)。叔本華在他的哲學內，稱為「解脫幻覺」(disillusion)。尼彩在他的悲劇起源論一書內，稱為「又是幻覺又是幻覺解脫」(illusion and disillusion)。又有人稱為想象或幻象 (vision)。這些名稱之不同，自然因為各人所論據的立腳點有異，然而大概言之，皆與這裏所稱的意境多少有些相似。摩根解釋「幻覺」所說的一段話，最能說明這欣賞中所產生的意境。他的大意是：喜歡看戲的人有時會感覺一劇的一種無上的調和——一種神祕的力量，超然的